

甘棠絮语

万花筒

花叫『无尽夏』

■ 李迎春

那是某个初夏很寻常的一天，当我在花店角落第一眼看见它时，就惊讶于它的张扬与恬静了。蓝紫色的花球挤挤挨挨，开得热烈铺张，像一群穿着蓬蓬裙的少女。花店主人正用喷水壶给它洒水，水珠在花瓣上走时停，最终坠入花心。整株花儿倚在墙角美丽而又安宁，恰如《诗经》中那个“侯我于城隅”的少女。

“这叫无尽夏”店主甩着喷壶说，“能从五月一直开到霜降。”听到这个名字颇觉新奇，心下想：不就是绣球花吗，咋就叫了个这么古雅的名字？我忽然想起杜拉斯《情人》里那个“十五岁就老了”的少女——有些生命，注定要在最盛时被赋予沧桑的名字。我的私心里常有一种偏执，总以为：爱花的人，一定都是诗人，或者说，至少有诗人般的多愁善感，他们总爱给花取上诗意的名字，引人遐思。

譬如，耳熟能详的绣球花竟被冠以“无尽夏”，念在口中，音韵和谐，且眼前满目葱茏。

这“无尽夏”的名目，倒也别致，仿佛将整个夏季都囚禁在那团蓝紫色的花球里了。

我掩饰不住对它的喜爱，忙不迭买回一盆，搁在朝北的窗台上。北面的阳光是吝啬的，只在清晨时分，才肯施舍些许微光。然而这花竟也不挑，兀自生长起来。先是嫩绿的芽，继而舒展成肥厚的叶片，边缘带着锯齿，像是谁用钝剪刀随意剪出来的。约莫过了半月，枝梢上悄悄地冒出几个青豆般的苞。

仿佛是得了那几个花苞的鼓舞，我更是日日精心侍弄，那苞便一日日膨胀起来，终于在一天清晨，“啪”的一声，花苞，绽开了。初放时是淡绿的，渐渐染上蓝紫，最后竟成了深沉的靛色，花瓣边缘却又镶着一圈白，如同被月光吻过似的。这花确实古怪。同是一株，今年开蓝花，明年或又转作粉红。带着好奇上网查了资料才知晓，原是泥土的酸碱性在作祟。酸性土生出蓝花，碱性土则生粉花。我想，这花倒是个遇遇而安的性子，环境给它什么，它便接受什么，不似某些花木，稍不如意便萎蔫给你看。

正如花店店主所说，花期确是长久的。从五月一直开到十月。花朵老了，也不肯轻易凋谢，只是颜色渐渐褪去，成了枯黄，却还固执地挂在枝头。我有时看它，竟觉得那不像花，倒像是某种不知名的生物，正用无数小眼睛窥视着这世界。

邻家小朋友正读小学，时常爱踮起脚趴在窗台，鼻尖抵着玻璃看它。一次他稚声稚气地问：“这是什么？”待我炫耀似的答之以“无尽夏”时，他便睁圆了眼：“夏天不是会走吗？”童言如镜，照见这名目的荒诞。人类总是这样，极愿意给易逝之物冠以永恒之名——将初绽的玫瑰唤作“永恒之爱”，把薄暮的霞光称作“不夜天”。这绣球花又何尝不是承载着人对夏日的贪恋？明知四季更替不可违逆，偏要在唇齿间将季节囚禁。

昨夜一场暴雨，今晨看时，那花球已被打散了大半，残瓣黏在泥土上，像是谁随手丢弃的碎纸片。然而枝头又有新苞在孕育了。原来所谓“无尽”，不过是旧的花谢了，新的花又开。如此而已。

人们执着于“无尽”，或许并非真的妄图对抗自然规律，而是在有限的生命里，寻找对抗虚无的锚点。旧花凋零、新苞孕育，看似轮回重复，实则每一次绽放都是生命对时光的全新应答。

小巷端午

■ 耿艳菊

端午午，草木青翠，层层叠叠。凭窗闲读书，书页间也仿佛泊着一汪青翠，更加清幽静谧。

读的是汪曾祺先生的散文，读到《端午的鸭蛋》，有一段写道：“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

读之，极其亲切，仿佛说的就是我们巷子里赵奶奶腌的咸鸭蛋，似曾相识的味道从纸间流淌出来，也从温情的老巷子老时光里流淌着，醇厚着漫漫岁月。

赵奶奶家在巷子口，她家里养着一群鸡、一群鸭、一群羊、两头猪、三只猫、两条狗，像个动物园。这些在乡下也没什么稀罕的，但赵奶奶人缘好，巷子里的大人孩子都喜欢来她家玩，她小小的院子甭提多热闹了。赵奶奶性子直，大大咧咧，但做起事来，却又极其细致耐心。就说腌咸鸭蛋吧，那时家家户户都有几个陶罐，腌点咸菜呀咸蛋呀，整个巷子，甚至我们整个小镇，商店里卖的咸鸭蛋，都没有赵奶奶腌的鸭蛋美味。她不知从哪儿听说的，过端午吃咸鸭蛋好，如何个好法，她也说不上来。“反正只要好就行了，哪有那么多理由和说法。”她哈哈笑着，特意到街上买了一个大陶罐，专门为端午节腌了一罐端午鸭蛋。到端午节这天，她早早起来，煮咸鸭蛋，然后一一给巷里的邻居送去，谁家有几口人，她就送几个，她的意思是愿大家吃了她的咸鸭蛋，都能开开心心，凉凉爽爽地度过夏天。

我们巷子里人家端午的饭桌上，除了有咸鸭蛋，还有甜甜的蜜枣粽和糖包。

蜜枣粽是李婶婶包的。她是外地人，自从她嫁到我们这个小镇上，每年的端午节，我们都能吃到甜甜糯糯的粽子。

糖包是我奶奶蒸的。每年端午，她都要蒸糖包，问她原因，有啥讲究，有啥说法。她和赵奶奶一样，也说不上来，只说这天吃糖包好，从前的习俗就是这样的，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糖包蒸好了，她腿脚不好，就派我给邻居们送去，还嘱咐我不要忘记说一些吉祥话。

那会儿，我们巷里人家过端午，不但有美食可品尝，还要戴上香荷包，家家桌上有蜀葵和石榴花清供。蜀葵和石榴花是云大娘院里的。她是巷子里最喜爱种花的人，她家院子里角角落落都盛开着花。这会儿，蜀葵和石榴花都正开得好，红红硕硕的，正好迎接夏天。

而今，赵奶奶，还有我奶奶，她们不在人世很多年了。李婶婶去了城里，小巷里的很多人家都不似从前了，后来像我们这一代长大的孩子，还有后面的年轻人，像蒲公英一样，天涯海角，到处都有。小巷比从前很是清幽寂寥了。只有云大娘还在小镇老巷，她院子里的蜀葵和石榴花年年还在红红硕硕地开着。

有鸟为邻

■ 米丽宏



那天在客厅读书，忽然“叽叽叽”，一串细嫩的鸟鸣，从窗缝儿钻进来。嘿，不用说，那个老位置又住鸟儿了。

我家窗外空调机与墙壁间那团盘卧的管子，往年春天总会被鸟儿相中，筑巢做窝，安然入住，然后夫唱妇随，生儿育女。

猫趣

■ 李朝兰

在一场病的折磨下，文字似乎都被我遗落在了时光的角落，书合久未开，许久未曾好好书写些什么了。直到随先生到郊外的菜园里，满眼的翠绿，看田里鸭子迈着悠闲

的步子散步，生活里便觉有一份别样欢喜，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湖面，泛起了层层涟漪，让我又重新找回了那些差点被忙碌掩埋的生活诗意，而这诗意的源头，便是两只小花猫。表妹指着大一点的猫说，“瞧这花纹，黑白配得齐整，漂亮吧。”表妹笑着弯腰摸她的背，它便顺势倒在地上，肚皮朝上翻出粉白的绒毛，任表妹的手掌从头顶捋到尾巴尖，尾巴尖还俏皮地卷成个小问号。两只猫咪成了表妹家里的“编外成员”。我跟着拖鞋在草坪里踱步，绣球花的阴影里，大猫正半卧在旧衣服堆成的窝里，小猫崽像刚出锅的汤圆，在它肚皮底下拱来拱去。我试图抱小猫，花猫见是我，耳朵轻轻抖了抖，尾巴尖在窝边扫出细碎的弧度，它听得出我不按套路出牌的脚步声。猫用身体护着它的小猫宝贝，歪着脑袋，爪子时不时抽搐两下，像是在告诉我，别乱来，我会抓你的。

菜地是猫咪溜达散步的地方，在午后的太阳里，它总爱把自己伸成条长长的毛毯子，四脚朝天露出粉白的肚皮，我总想拿狗尾草去挠它，它“咕噜咕噜”低叫几声，眯溜一下跑远。我只要去菜园，便站在小木屋，寻找它们，总会不让我失望地看见这一大一小两个身影，阳光把他们的影子揉在一起，在地上织成张毛茸茸的网。忽然觉得，猫儿教会我们

一蓑烟雨任平生

■ 陶良飞

每一天。有人说人有三乐，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得其乐。凡事想得开，看得透，放得下，能够断舍离，才不失为一种大智慧。

“每一首诗，都是初相遇，每一念起，都是满庭芳。”“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在未来的岁月里，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



人那种黑不黑灰不灰的大袄，看去真不体面；不过即便这样，它们仍是美的。黑如点漆的眼睛，机巧的脖颈，一枝覆压一枝的羽毛，风中昂头飞翔的姿态……

两只鸟从选址到入住，我一直在关注着：它们拖草背枝啄泥，一趟趟穿梭往来，两三天便筑起了新居。我欣喜地在朋友圈做着现场直播：鸟儿蹲在窝里了，看见一只蛋了，两只蛋了，鸟儿轮流抱窝了。终于有一天，小鸟儿破壳了。三只！

哎呀，丑得呀！它们几乎是赤裸裸的“肉滚子”，头儿扎煞着几根毛，浑身通红，不能站立，紧闭双眼。一缕阳光斜照，它们的身体竟然半透明，里面进行着复杂的蠕动。

我用手指数逗逗它的嘴，它居然张大了嘴巴！它的喙坚硬，同时又很柔软，一圈儿黄边儿，红色大口直抵内腔。它摇晃着，仰头接食儿，无所防备，无所顾忌，坚信上面便是它们的娘。

一种神奇的感染力直抵内心，为这种信任，我心里无端生起一种柔情。

一个暴雨天，大鸟迟迟不见回来，没长全羽毛的小鸟儿被雨淋得瑟瑟发抖。我东寻西找，找了一块三合板，盖在外机上，给它们挡雨。那天鸟再也没回来，后来小鸟儿也消失了。我们疑虑重重：是大雨中遭受意外，还是鸟儿全家搬离了？

我心里不安了许久，终于有一点心得：万物都有生存之道。鸟儿是爱自由的物种，不可干预；以一己之心去猜度鸟心，难免帮倒忙。

今年，鸟邻的照片发朋友圈后，微友说是花翎。漂亮是漂亮些，但它们更敏感，人影一晃，窗帘一动，便“忒儿”一声先后飞走；害得我们在客厅里，整天小心翼翼。看看大鸟儿飞走，才开窗；晚间，关窗拉帘子，都像做贼一般。

有一天，女儿回来，我告诉她，有鸟在窗外筑了巢，孵着小宝贝儿呢。女儿一喜，跑去“唰”地拉开了窗帘，大鸟“忒

五星红旗飘扬在富士山上

■ 练 炼

5月20日，是人们所说的“520”，寓意“我爱你”，我在日本富士山徘徊流连，突然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我的眼前迎风飘扬，一个青春靓丽朝气蓬勃的中国女孩，高高地举起了它，它在风中飒飒作响，聚焦了所有人的目光。无论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无论他是亚细亚(Asia)人，还是欧罗巴(Europe)人；无论他是阿非利加(Africa)人，还是亚美利加(America)人。人们纷纷仰望着它，仰望着它仰望着它。

是的，是我们的旗，是我们中国的国旗，是鲜艳的五星红旗，是14亿中国人民心中的旗，是普天华夏儿女神圣的旗，英雄的旗，战斗的旗，光辉的旗，胜利的旗，无数先烈用生命和热血染红的旗，它迎着风高高地飘扬，飘扬在白雪皑皑的富士山上。那样鲜艳、那样美丽，那样张扬、那样耀眼，那样神圣、那样雄伟，那样辉煌、那样伟大。

此时此刻，此情此景，看着它，望着它，我激动不已，我热血沸腾，我心潮澎湃，我热泪盈眶。我们中国人，我们在富士山上，我们欢笑在一起，我们跳跃在一起，我们拥抱在一起，我们歌唱在一起。

如 果

■ 曾毓琳

如果我被后人恒久铭记像他那样与汨罗江、端午粽连结

如果我被后人深切缅怀像他那样一袭青衫，双眉英气

儿、忒儿”先后惊飞。

一晚上偷看了好几次，都没见大鸟回来；心里只叹不妙。

我们埋怨女儿莽撞，事到如今，怨也晚了。我嘟囔道：唉，终究是鸟儿，你对它多好多，它都不懂。

它都不懂：也怪不得它们啊，它们大概不信任人类了。每天，有多少人举着枪，张着网要捕获它，等着吃美味佳肴。眼下，树林子越来越少，它们建个窝都没地儿。

我女儿说，有天在市里一家饭店吃饭点菜时，竟然有“绿林布谷”。服务员说，就是清炖布谷鸟！哎呀，小时候在老家听它唱“割麦种谷”，真不敢吃呀！

唉……可是，现在不“敢”吃的人，越来越少了。

我说起，小时候小伙伴爬到高树上掏鸟窝，村里老人见了，常要拦着。有个老太太一看见就撇撇嘴长叹：“作孽呀，作孽呀！放了它吧，一家子活物哩！”我们觉得好笑。现在想想，真是罪过。有时掏了鸟窝，大鸟看见，拼命扑上来啄。有次，把二嘎的耳朵啄了个豁儿。是我们毁了它的房子，抓了它的子女，它痛心愤怒啊，它肯定会诅咒，人啊，你毁了我们，你们也会毁了自己！……

那天，两只惊飞的鸟儿，什么时候回的，我留心观察还是没看到；但夜半，轻轻掀起窗帘一角，看到了俯卧其中的鸟，心里阴霾被清风拂去，真是妥帖啊。

半月余，窗外小鸟儿已满披了羽毛。它们见母亲一回来，便一片儿声尖叫，嫩声细气，如一堆儿小孩儿。居家安暖的温馨，不过如此啊。

最近，我又去“偷窥”了一次，小鸟已有了分辨能力。见我凑近，它们羞怯地把头缩下去，缩下去，收紧了翅膀；而鸟妈妈回来，它们便伸长了脖子，叽叽叽叽，叫成一片，又娇憨又放肆。

鸟邻入住的夏天，我们客厅里的空调基本会成为摆设。我们开着风扇吹风儿看鸟儿，一个“偷窥”的夏天，饶有风味。

所有人的心都跳到了嗓子眼上，所有的人都放声歌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是啊，五星红旗，多么好啊，你的名字，多么靓丽，你的名字。每日每夜，我呼唤着你不朽的名字，每时每刻，我头枕着你光辉的名字。你发光的名字，你英雄的名字，你神圣的名字，你大写的名字。你的名字，大起来了，你的名字，亮起来了。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而自豪，五星红旗，我为你而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

今天是“520”，寓意“我爱你”。祖国啊！亲爱的祖国，祖国啊，远在大海那边的祖国，你听到了海外赤子，对你的声声呼唤吗？你听到了普天下的华夏儿女，对你的深情歌唱吗？在爱里，在情里，痛苦幸福我呼唤着你。在歌里，在梦里，生死相依我苦恋着你。

祖国啊！慈祥的母亲，纵然是凄风苦雨，我们也不会离你而去，生生死死，我们爱你，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五星红旗啊，五星红旗，你飘扬在富士山上，你深植在华夏儿女心里。我爱年年盛开的樱花，我更爱光辉灿烂的五星红旗。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啊！你永远永远飘扬在我们心里。

如果我被后人绵绵歌咏像他那样行吟离骚，心系苍生

起风了，悬于空中的大榕树根轻拂着我额头上的细纹细纹中时隐时现的往昔

半生已过，流年似水飘逝我不可能像他那样被后人追思只试图让庸常的日子透出些光亮